

失散的支派—— 是神話？是謊言？

甘汝誠

建道神學院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一、楔子

今年暑假有機會在以色列小住，剛好碰上從迦薩走廊撤走的殖民人住同一酒店。¹ 他們初來的時候，殺氣騰騰，加上有大隊人馬護航，酒店所有設施都給佔用了。過了兩、三周，等護航人員撤走後才發覺，從迦薩來的殖民，大部分是新近遷回以色列的「猶太人」，大家相處久了，倒覺得他們友善可愛。這批「猶太人」自稱為「瑪拿西的子孫」(*B'nei Menashe*)，來自印度東北部介乎緬甸與孟加拉之間的偏遠地區——米佐拉姆邦 (Mizoram) 和曼尼普爾邦 (Manipur)。² 他們的樣子一點也不像

¹ 以色列於 2005 年 8 月 15 日從迦薩走廊撤走所有 21 個殖民區共 9,000 人，其中 Gush Katif 是最大的殖民區。

² 這兩個邦是少數民族特區，除非獲得政府批准，外國人不得隨便進入。

其他的猶太人，後者多少帶有地中海人的特徵，特別是很誇張的大鼻；同時也不像印歐裔印度人擁有尖削的面形。他們額頭寬圓、面形扁平，相映下眼睛顯得細小，加上個子較矮，皮膚黝黑，看來倒像藏人或緬甸人，完全沒有中國北方蒙古族或南方泰族人的特徵。雖說他們是在西班牙派系 (Sephardim) 的猶太拉比手下入教，談話時中年以下的都能操現代希伯來語，但年長的一輩只會用自己的語言交談。記得 2003 年我曾跟一位猶裔意大利心理學家查詢這一族的「猶太人」（因為他的父親正在照顧他們），他當時提到要接觸這些猶太人可不容易，但答應會把我的手提電話號碼給他們；可惜那時因事忙，我沒有等下去，後來他們都被派到迦薩當開荒牛去了。有關緬甸「猶太人」的消息，其實早就在宣教界和猶太家族研究方面時有所聞，³ 並非如新華網上蘇三君所傳的：「封閉的中國學界似乎對此一無所知」。⁴

這一族「猶太人」到底是何方神聖，竟能根據回歸法 (Law of Return)⁵ 整族遷回以色列呢？

原來這族「猶太人」的部分成員（約 800 人），起先是以「以色列的子孫」⁶（北方支派遺裔）的身分回國。今年 3 月，以色列西班牙系首席拉比宣布他們為瑪拿西支派的遺裔，可以按回歸法移居以色列；但為了

³ 參甘汝誠、老冠祥：〈森霸天河的迷思〉，《建道學刊》第 15 期（2001 年 1 月），頁 180 ~ 182。

⁴ 蘇三：〈“藏緬人”中驚現猶太人線索〉，<<http://blog.sina.com.cn/u/19189ab301000076>>（2005 年 10 月 22 日下載）。

⁵ 1950 年，以色列首任總理便·古理安提出法案，准許所有猶太人回歸以色列：「每一個猶太人都有權以『奧里』(Oleh，原意為上行者，即朝聖者) 身分回歸本國。」全文見："Law of Return 5/10-1950"; available from Jewish Virtual Library Databases, <http://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source/Immigration/Text_of_Law_of_Return.html> (accessed 30 November 2005).

⁶ 「以色列的子孫」(Bene Israel) 是二十世紀中葉居住在印度孟買、德里和巴基斯坦一帶操猶太—馬拉第語的印度人。他們自稱是猶太人的後裔，在主前第二世紀因避難從加利利遷居印度。他們的長相和生活習俗，都與同區的印度人相似，這可能是與當地人通婚的

保障他們的子孫能永遠住在以色列，他們須先改入猶太教。今年9月，西班牙系拉比議會派出拉比，在他們聚居的邦份設立宗教法庭，替他們改教，初步已有700人完成手續，估計整體人數約有九千。拉比為了替這批「猶太人」辦理改教手續，先在米佐拉姆邦設立洗禮池 (*mikvah*)，稍後亦會在曼尼普爾邦設立同樣的洗禮池。如此複雜的進教手續，是幫助他們可以根據回歸法集體移民以色列。不過，此舉自然引起印度政府和當地教會的強烈不滿，因此在印度進行集體入教的手續目前已告中止。

二、回歸事件的來龍去脈

「瑪拿西的子孫」其實是印度米佐拉姆邦和曼尼普爾邦的基督徒。自 1894 年威爾斯與北英格蘭的宣教士隨著殖民主義的擴張來到印度北部建立宣教站開始，米佐拉姆邦和曼尼普爾邦的人民就放棄了原始的泛神教而歸信了基督。今天，基督教長老會是這地區的主要宗教。兩邦共有二百萬人。⁷「瑪拿西的子孫」主要住在曼尼普爾邦，人數只有五千人；在米佐拉姆邦，所有的人都稱為「瑪拿西的子孫」，他們都聲稱來自同一祖先 Manase 或 Manasia，但只有少數人改入猶太教。換言之，雖然他們口稱為瑪拿西支派的後裔，但「瑪拿西的子孫」一詞的出現，卻是基督教宣教士出現後的事情。

1951年，米佐拉姆邦的一位族長 Mela Chalah 聲稱看見異象，謂上帝指示他要帶領族人回歸改信基督前的宗教，他認為那就是猶太教；同

結果。不過，「以色列的子孫」仍保有猶太人的宗教習俗，例如：行割禮、守安息日和飲食禁忌等。1964年，以色列拉比議會正式宣布他們是百分百的猶太人。現在他們絕大部分已移居以色列。

⁷ 據 1981 年的統計，米佐拉姆邦內 83% 的人口（約四十萬人）為基督徒，而曼尼普爾邦則有 30%。早期回國的族人在改入猶太教前，仍保留基督教的信仰。

時Mela Chalah又稱上帝要他帶領族人返回他們的故鄉，就是以色列。當時，有數千人響應他的號召，要徒步走往以色列。當然，他們出發不久，就被印度政府送回家了。奇怪的是：1951年印度才獨立了四年，而以色列才立國三年，兩國並無外交關係，⁸ 當以、印兩國還是亂得一團糟時，他們從何而有要回歸以色列的念頭？

然而，印度山區基督徒回歸以色列的訴求，並未因是次行動受阻而中止。1961年，印緬邊界上的Lushai族人又興起類似錫安運動的訴求行動。他們看見散居的以色列人能回歸以色列，以為這就是基督回來的確實記號，因而深感末日將臨，認定基督快要回到世上。

宣教士 C.L. Hminga 曾對這事作如此報道：

A few years ago a Zionist movement sprang up from the extreme revivalist group which might have been inspired by a fanciful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The people who adhered to the movement claimed that the Lushai people were the lost tribe of Israel. They soon caused a stir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hey taught that Christ's Second Coming was drawing near and that the return of the people of Israel in dispersion to their homeland was a sure sign. They said, "Christ is going to establish his Kingdom on earth, in Israel, and we, being the lost tribe of Israel must also return to our homeland."⁹

Lushai 就是「瑪拿西的子孫」，意思是「第十（瑪拿西）支派」，「瑪拿西的子孫」一名就是從這時開始。1961年，他們曾派代表到加爾各答的以色列領事館要求回歸，結果空手而回。

⁸ 以色列和印度於1992年建交。

⁹ C.L. Hminga, *Christianity and the Lushai People* (n.p.: School of World Mission, 1963).

到七十年代，他們多次聯絡孟買的以色列領事館，要求認識更多猶太人的風俗習慣，以及以「以色列人」的名義回歸以色列；1974年，他們更上書以色列總理梅爾夫人尋求幫助：

We the children of Israel, your blood brothers, who wept and groaned for the sake of Zion have the honour to submit this Memorandum for favour of your sympathetic consideration and take necessary action for the MIZO's, in order that we may all return to Zion our ancestral homeland.¹⁰

自八十年代開始，「瑪拿西的子孫」是來自瑪拿西支派的觀念就更形鞏固；外界基督徒也開始查詢有關他們身分的資料。1990年，基督教開始報道有關他們的祖先確是古以色列人的消息，消息隨後便不脛而走。此時以色列又出現一個新組織名叫Amishav（今改稱Shavei Israel），目的是要尋找「失散的支派」。1980年，此組織的領袖 Rabbi Eliyahu Avihail 親自前往孟買探訪從 Chinlung 族¹¹到孟買學習的年輕人。回國後，他建議該族應稱作「瑪拿西的子孫」。他的報告如此寫著：

This tribe traces the ancestry to the tribe of Menasseh. In their prayers and songs they refer to themselves as the Sons of Menashe, and they pray to the God of Menashe. The entire tribe is conscious of its Jewishness.¹²

Rabbi Eliyahu Avihail 把送去大批猶太教宗教用品送給 Chinlung 族外，更在 1983 年受託將四名年輕人帶回以色列學習宗教；可惜至終只有兩人能完成整個訓練。其中一個未能完成訓練的年輕人叫 Gideon

¹⁰ MIZO 是 Mizoram Israel Zionist Organisation 的縮寫。參 D. Thangrma, *Memorandum to the Prime Minister of Israel* (Aizawl: Mizoram Israel Zionist Organisation, 1974)。

¹¹ 為統一起見，本文以 Chinlung 為「瑪拿西的子孫」的原本族名。有關理由可參下文，頁 72 ~ 74。

¹² Eliyahu Avichail, *The Tribes of Israel: The Lost and the Dispersed* (Jerusalem: Avichail, 1988).

Rei，他回到老家後竟當起宗教領袖來。1989年11月，R. Avihail又再帶來九名Chinlung族的年輕人，要教他們猶太宗教法。雖然這些年輕人在孟買時，已在大拉比手下改入猶太教，但以色列的拉比議會還是要求他們再度改教。

從1990年開始，Gideon Rei竟自稱為Chief Chazan（在會堂中地位僅次於拉比的領唱員）；他帶領的組織稱為「聯合瑪拿西的子孫：東北印度及北緬甸」。在此之前，「瑪拿西的子孫」只包括在印度米佐拉姆邦和曼尼普爾邦的少數民族，現在竟合併緬甸東北猶太化的景頗族（又作顛頗族，*Jinghpaw*）。¹³ 印緬兩國邊界地區的少數民族向來不和，現在的聯合竟不是基於「血緣」，而是因為有「理想」的關係，實在令人有點詫異。

自1991年開始，「瑪拿西的子孫」陸續分小批遷回以色列。1992年，這族人開始被安置在迦薩走廊；部分學習宗教的，則被安置在河西佔領區的殖民區。認識他們的學者和記者都認為，他們選擇在河西佔領區（巴勒斯坦）居住，是盼望能早點見到彌賽亞的來臨。¹⁴

其實，並非所有Chinlung族人都打算遷回以色列。當然有人進正統猶太教是為了返回以色列；但也有人進教而不打算移民；另有些仍留在基督教但相信有一天要與猶太人同住錫安；亦有些相信自己是以色列人但可以在米佐拉姆邦建立錫安；更有些與美國信主的猶太人（Messianic Jews）結盟，認為做猶太人與相信耶穌基督是彌賽亞互不相悖。

¹³ 中國境內的景頗族聚居雲南省，以潞西市為中心，人數約有二萬八千人。見余健忠主編：《中華民族掠影》（香港：文達，1997），頁113～115。

¹⁴ 相傳彌賽亞來自東方，參以賽亞書六十三章1節。

三、「失散支派」身分的考證

(一) 口傳歷史

據 Chinlung 族的口傳歷史，他們原是北國的以色列人，主前八世紀時被亞述人流放至今伊拉克地區，跟著先後受巴比倫人、波斯人和希臘人統治，之後被驅逐至阿富汗。由於捱不住阿富汗艱苦的生活，他們在主前二世紀又由阿富汗經西藏遷至四川一帶。據說，當時秦始皇虐待他們，逼他們修築萬里長城，所以部分族人又逃回Chinlung山區；這就是 Chinlung 族名的由來。¹⁵ 這族人遷到中國後，又自稱「洞穴人」和「山地」人，直到過了兩三代，漸漸熟習中國文化後，才由山穴地區出來。但他們對中國已經失望，決定再度西遷，並取道泰國而至緬甸的曼德勒，最後抵達秦嶺（？）。十八世紀時期，大部分族人又遷到今天的聚居地——印度的東北省份。

(二) 古老的傳說

有關「瑪拿西的子孫」的來源，族內卻另有古老的傳說。¹⁶ 根據族中傳統，他們原稱 Chinlung（新華網譯作「欽龍族」，相信是根據緬甸鄰近印度的曼尼普爾邦和米佐拉姆邦的欽邦 [Chin] 自治區而來；其他的英語譯名包括：Chie'nlung, Chinglung, Ciinlung, Jinlung, Shinlung, Sinlung, Tsinlung 等）；由於該邦少數民族所操的方言為 *Mizo* 和 *Kuki*，所以他們又稱 *Kuki*。在這許多名稱中，到底哪一個才是他們的族名？根

¹⁵ 有譯作「欽龍族」，又稱 Chinglung 或 Shionlung 或 Khul。有關此族起源的其他看法，詳參下文 73 頁起。

¹⁶ Dr. Gangte 稱它充滿迷思和迷思邏輯 (myths and mythologies)；參 T.S. Gangte, "Origin of the Kuki People"; available from <www.kukiforum.com/menu_files/origin_of_the_kuki.htm> (accessed 6 January 2006).

據廉薩空博士 (Lian H. Sakhong)¹⁷ 分析，應以 Chinlung 最為可靠。¹⁸ 他們又為何稱為 Chinlung 呢？有人認為 Chinlung 一名來自他們聚居的 Chindwin 河谷；不過，廉薩空博士認為事實正好相反：Chindwin 河谷是因 Chinlung（又稱 Chin 族）而得名。按照該族的傳說，人類是出自地球的肚子，經過一段很長的時期，他們終於離開地下洞穴，並操不同的方言，分散到全世界去。他們出來的地下巖洞稱為「清洞」(Chin Cave)，當中流出一道清河 (Chin River)，又稱白河 (White Water/River)，因此他們亦稱為「清族」(Chin)。但另有學者認為 Chin 是緬甸語中漢語「人」字 (*jin, jen*) 的誤譯。至於 *Kuki* 則屬孟加拉語，意思是「山民」(hill-people) 或「高山族」(highlanders)。無論 Chin 的含義是甚麼，早期曾對此族作大量調查的人類學者一致同意 lung 是指「洞穴」(「窟窿」)，源自他們民族的神話。那麼說來，如果 Chinlung 原是中文的話，大概就是甚麼「清窿族」或「清隆族」或「欽隆族」。¹⁹ 至於「清洞」所在的高原，有說是在西藏，有說是在中國境內，也有人認為就在印度東北部。總結來說，人類學者認為清隆族 (Chinlung) 源自青康藏高原的原始居民，後來往東遷移與華夏文化接觸，與後者融合的部分(包括清隆族)就繼續東遷或往東南至今日緬甸一帶；拒絕融合的就留在高原成為今日的藏人。

不過，人類學者對清隆族起源的考究，卻與猶太歷史學者所得的結論有很大差異：猶太學者認為他們是聖經舊約以色列人中瑪拿西支派的後裔，被亞述人流放後逐漸往東遷移，最終定居印度的東北部；人類學者則認為他們是源自青康藏高原的古老民族，帶著有關民族(人類)起源的神話。

¹⁷ 廉薩空博士 (Lian H. Sakhong) 是國際知名的 Chin 族研究專家，也是緬甸聯邦民族委員會副主席。

¹⁸ 參 Lian H. Sakhong, "The Origin of the Chin"; available from <http://www.chro.org/index.php/scholar_section/186> (accessed 7 January 2006).

¹⁹ 隆乃窿的諧音。

「瑪拿西的子孫」就像許多其他「失散支派」的故事一樣，由於缺乏文字記錄，以及完整的民族獨立生活方式以供考證，口傳的歷史，也只能當作傳聞看待。

信仰方面，這族人由於長期在山區、偏遠地區及森林生活，他們傳統上相信泛神教。1894年後，由於威爾斯傳教士的努力，米佐拉姆和曼尼普爾的人民（包括「瑪拿西的子孫」）都改信了基督教。

（三）民俗學（Folklore）

甲、「紅海之歌」

清隆族用以證明自己是「失散的支派」的證據之一，是他們一首稱為 *SIKPII HLA* 的民謠。1971年以色列內政部要求駐印領事核證這項證據。當時以色列的移民部長請一位通曉當地方言的專家 L. Keivom，把這首民謠翻譯成英語。Keivom 在呈交給曼尼普爾總督的報告中指出：

(1) 此歌謠對清隆族一定十分重要，否則他們不會每年在 Sikpui 節慶開始時都唱誦；

(2) 此民謠源自上古年代，內容與以色列人出埃及時過紅海的經歷相似。

以下為 Keivom 以英語翻譯的民謠：

While we are preparing for the Sikpui Feast,
The big red sea becomes divided;
As we march along fighting our foes,
We are being led by pillar of cloud by day,
And pillar of fire by night.
Our enemies, O ye folks, are thick with fury,
Come out with your shields and arrows.

Fighting our enemies all day long,
 We march forward as cloud-fire goes before us.
 The enemies we fought all day long,
 The big sea swallowed them like wild beast.
 Collect the quails,
 And draw the water that springs out of the rock.

現試譯成漢語如下：

當咱們預備「施倍」節的筵席時……
 廣闊的紅海就分開了。
 日間雲柱，夜間火柱，
 領導咱們向前與敵爭戰。
 同胞們，
 拿出你們的盾牌弓箭，
 迎著敵軍的怒吼，
 與敵爭戰不勝不休；
 雲（柱）與火（柱）領導咱們前進，
 與敵爭戰不勝不休；
 大海如獸將敵人吞嚥。
 ……
 收集鶴鶉吧，……
 從石中出來的水泉打水。

乙、起源的神話

除「紅海之歌」外，清族 (Chin) / 清隆族 (Chinlung) 也有一些神話故事，與古代近東的傳說很相似，例如人類（包括清族）都是從大地的肚子（地下巖洞）裡逃出生天的，而那個巖洞就叫做「清窿」。英人莎士比亞（不是大文豪莎士比亞，而是英國駐印度的武官），在1912年

有這樣的記錄：

〔從前遍地曾有叫做 *Thimzing* 的黑暗〕，地上發生了許多可怖的事情；後來，萬物（除了動物的頭骨外）復活，枯木重生，甚至連石頭也都長出葉子來了，結果……人類從地下稱為清隆洞的巖洞走出來。²⁰

丙、洪水的神話

另外，清隆族也有一個關於洪水的神話，大意是：從前世上所有人都都在一條村落聚居。村子中間有一塊大石，石下有一個大洞，洞底連接無底深潭，稱為 *Tipi-thuam-thum*。洞內住了一條大蛇，叫做 *Pari-bui*，又叫 *Limpi*。每天晚上，這條大蛇都要吃掉一個孩子。村民感到十分無奈，後來想出一個辦法，就是造了一個大鐵鉤繫在一條大繩上，同時又把一隻狗掛在鉤子上，然後把牠丟給那蛇。結果，當那條蛇吃掉狗的時候，也把鐵鉤吞下了。村民企圖把大蛇拉出地洞卻不成功，只能把部分身體拉出，但已足夠環繞洞口的大石五周了。於是村民惟有把拉出來的部分砍掉，其餘的部分，包括蛇的尾巴就掉回地洞去了；洞內隨即傳來一聲可怕的巨響。就在那天夜裡，大水從洞裡流出，淹沒了整個村落，摧毀村民所有的房子。人類從此分散到世界每一個角落，也說起不同的方言來。流出來的大水，就叫做 *Chindwin River*（譯作 *White River*，白水，清河），*Tui-rang*, *Tuikhang*, *Tirang*, *Tuipui-ia*等。這就是好些人類學者認為洪水其實發生在 *Chindwin* 河谷的原因。

Chinlung 族還有其他有趣的傳統故事，而且和聖經的創世記很相似，例如：洪水之後人類企圖建造巴別塔，後來因神明介入，人類開始操不同的語言，工程亦告中止。

²⁰ Shakespear, *The Lushai Kuki Clans*, reprinted (Delhi: Delhi Central Publishing Home, 1985), 8.

丁、習俗

Chinlung 族的宗教習俗和獻祭禮儀也與舊約的相似，例如：行割禮、守安息、獻牲畜、殯葬規矩、結婚及離婚的程序、數目「七」在宗教節慶中的特殊地位等。到底這些相似的傳統是原出一處，後來才個別發展，抑或純屬巧合就不得而知了。這也可能是Chinlung族和猶太—基督教長期共存，互相影響的結果。既然Chinlung族的發展缺乏民族歷史文獻的佐證，出現了中間的缺環，我們只能姑妄聽之，他們的歷史就只好成為不解之謎。

雖然受以色列和印度政府委託進行調查的民族學者L. Kivom對這些傳說十分重視，但他亦認為證據無疑太薄弱了，並不足以支持Chinlung族人自認為「失散支派」的說法。他經過調查後，作出以下三點結論：

- (1) Chinlung族的宗教傳統習俗的確與聖經舊約以色列人的習俗相似；
- (2) *SKIPUI HLA*：這首民謠的內容，雖然與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過紅海的過程相似，但不能因此說它與這事實有關；
- (3) 這些相似的內容可能是他們接觸基督教後，從聖經創世記及出埃及記中得來的。²¹

(四) DNA 的分析

2003年2月，Hillel Halkin建議帶領一隊由美國和以色列醫生組成的專家小組，到印度為「瑪拿西的子孫」進行遺傳因子檢查，希望用科學鑑證的方法，為「瑪拿西的子孫」源自以色列一事定案。可惜，這建

²¹ 引自Issac L. Hmar, "Mizo-Kulu's Claims of Their Jewish Origin"; available from <http://www.hmar.net/modules.php.op=modload&name=News&file=article&sid=603&mode=thread&order=0&thold=0J> > (accessed 6 January 2006).

議因安全理由和政治考慮而被印度政府否決了。其後，Halkin及其他以色列醫生邀請曼尼普爾大學的醫生Issac Thangiom 和Issac L. Intoate代為收集「瑪拿西的子孫」的DNA樣本，而且研究對象還涵括該地區的其他民族；所有DNA樣本都送回以色列海法大學進行分析。檢查結果顯示，「瑪拿西的子孫」並非源自地中海地區，反而與同區的西藏—緬甸人同屬一族。當然，不是每一個人都願意接受基因檢驗的結果。例如：其中一個「瑪拿西的子孫」，又已移民以色列多年的拉比Simon Gangte認為，這是受到他們族人長期寄居在外族中間的影響。他進一步引用埃塞俄比亞的「以色列家」(*Beta Israel, House of Israel*)駁斥他們不屬於以色列人的說法。同時，他們也拒絕再接受DNA檢查，免得妨礙移民回國的大計。²²

以色列的首席拉比則接受DNA檢測的結論，認為只能按猶太教的規矩讓他們回國，而不能認同他們就是「失落的支派」的後裔。因此，拉比議會決定在米佐拉姆邦和曼尼普爾邦設立拉比法庭，為「瑪拿西的子孫」進行改教(猶太教)手續，結果大約800人按此安排遷回以色列。但此舉卻引致印度政府不滿而被迫中止；有猶太人因此抗議這是「印度教原教主義」的反猶行為。我們可以理解，世界沒有哪幾個國家可以容忍猶太人這種近乎囂張的做法。然而，集體移民還是要做的，現在的處理程序是先回國後改教。

²² Inigo Gilmore, "Indian 'Jews' resist DNA tests to prove they are a lost tribe"; available from <<http://portal.telegraph.co.uk/news/main.jhtml?xml=%2Fnews%2F2002%2F11%2F10%2Fwtribe10.xml>> (accessed 6 January 2006).

四、附論：「以色列家」的回歸

(一) 回歸的先例

「以色列家」(*Beta Israel*) 是居住在埃塞俄比亞的古老猶太人，外人稱之為流放者 (*Falasha*) 或異鄉人 (*Falash Mura*)。早在十六世紀，埃及的大拉比便公開肯定他們是猶太後裔的身分。1908年，四十五國的拉比聯席會議亦發表了聲明，再次確認他們的身分；但直至1975年，以色列政府才正式接受「以色列家」為猶太人。當時的總理貝金得首席拉比 *Ovadia Yosef*，裁決「以色列家」為「失散支派」的後裔後，便進行「摩西行動」，把埃塞俄比亞的猶太人分批遷回以色列。由於「以色列家」給裁定為「失散的支派」，所以要先辦理改教手續。可惜，「摩西行動」在1985年因政治因素中斷。1990年，以色列再與埃塞俄比亞制訂協議，恢復讓猶太人回國。1991年，埃塞俄比亞的政治和軍事形勢急轉直下，為免猶太人受到牽連，以色列空軍採取「所羅門行動」，在短短36小時內將14,325人空運回國。今天，埃塞俄比亞八成的猶太人（為數多達90,000人）已經回國，餘下的亦會分批遷回。

有關埃塞俄比亞猶太人的來歷，是源自七百年前的一份文獻〈埃塞俄比亞君主榮耀之書〉(*Kebra Negast, the Book of the Glory of Kings of Ethiopia*)。對許多埃塞俄比亞的基督徒和埃塞俄比亞廢王的擁護者²³來說，這是支持他們源自所羅門後裔的真確歷史。它記錄了埃塞俄比亞人如何由敬拜日、月、星象，轉而改信「以色列的耶和華上帝」。據此文獻記載，所羅門王與示巴女王瑪姬達誕下米尼立一世。米尼立一世長大後，便回到耶路撒冷他父親那裡，然後轉往埃塞俄比亞。「以色列家」就是那時伴隨他而來的以色列人，他們同時把約櫃一併帶來。²⁴

²³ 他們相信埃塞俄比亞廢王 *Haile Selassie I* 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和猶大的獅子」。

²⁴ 聖經沒有提及所羅門王與示巴女王有婚姻或性關係，當然沒有說他們有後裔了；經文中只提到他按「她的要求和自己的厚意」送給她許多禮物（王十12）。有人解釋「禮物」是指性關係（參：路得的故事）。此外，聖經也沒有記載帶走約櫃一事。

不過，大部分的「以色列家」族人相信〈埃塞俄比亞君主榮耀之書〉是後人杜撰的。他們基於 Eldad ha-Dani 的記錄，²⁵ 相信主前九世紀時，原屬但支派的祖先因為厭煩羅波安與耶羅波安的戰爭而避難到埃及；後來再沿尼羅河南下，定居埃塞俄比亞。

另外，又有人相信「以色列家」族人是兩約中間時期，埃及王托利買一世(Ptolemy I) 從以色列地帶來的戰俘。他把他們安置在埃及與呂比亞的邊界，後來沿尼羅河上游遷徙而定居埃塞俄比亞。

好些猶太教宗教法法律的權威也認為，「以色列家」是「失散支派」的遺族，不過是屬於但支派而非猶大支派。²⁶ 傳說在主前數世紀，猶太人已在埃塞俄比亞建立王國，後來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來到，便形成鼎足而三的局面。其後，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勢力逐漸擴張，猶太人倒被削弱成少數而貧困的民族。支持這種說法的有十五世紀的著名拉比拉德巴斯 (Radbaz 即 Rabbi David ben Zimra, 1462-1572)，以及曾任以色列首席拉比(西班牙派系)的 Ovdia Yosef。反對的也有不少，其中著名的有拉德巴斯的學生拉比雅各加斯德羅 (Rabbi Ya'akov Kastro)，以及近代以色列許多猶太家族學和猶太律法的權威。²⁷ 但無論哪一派的拉比，他們都贊成要先為他們辦理簡易的改教手續。²⁸

²⁵ Eldad ha-Dani 是公元九世紀的一個商人和旅行家。據說他來自東非一個「獨立的猶太國」，國民原屬以色列的但、亞設、迦得和拿弗他利支派。

²⁶ 所羅門王屬猶大支派。

²⁷ 例如：Rabbis Moshe Feinstein, Elazar Shach, Yosef Shalom Eliashiv 和 Shlomo Zalman Auerbach。

²⁸ 這樣做除因宗教目的外，也是為了保障他們的家人可以定居以色列。以色列只承認母系的猶太教，即所有稱為猶太人的，他們的母親必須是猶太人。換言之，如果有人只根據父親或丈夫是猶太人(或在此為以色列失散支派)的身分而回歸以色列，日後當父親去世，又或與丈夫離婚，其猶太身分亦會失去，甚至和其他猶太人結婚也成問題。所以，為免日後發生問題，拉比還是建議為所有失散支派的人(不論男女)辦理改教手續，讓他們以獨立身分獲得定居資格。

近年學者紛紛發表有關「以色列家」DNA研究的結果，²⁹當中顯示他們的遺傳基因與其他埃塞俄比亞人並無差異。美國史丹福大學曾對十一名埃塞俄比亞猶太人和四名也門(又譯「葉門」，即舊約的示巴國)猶太人作比較，發現不同部族的埃塞俄比亞猶太人的基因相似程度很低，但與也門的較接近。可能也門的猶太人也是由非洲遷移過去；³⁰但也可能彼此並無直接關係，他們的基因相近，只是這兩地的原居民分別與其他猶太人通婚的結果。

(二) 歷史學者的意見

過往世俗的歷史學者對「以色列家」的起源，有不同的說法：有認為他們是也門猶太人帶領下改教的；另有些認為他們是在埃及南部依力芬丁島猶太人帶領下改教的；也有人認為根據以賽亞書記載(賽十一11)，猶太人古代曾寄居在埃塞俄比亞，「以色列家」是他們傳教的結果。無論如何，世俗歷史學者都同意，「以色列家」一族源自古代的埃塞俄比亞人，他們是受到舊約時期(主前八世紀)猶太教的影響，而非受到基督教的影響。

近代埃塞俄比亞和猶太歷史學者³¹則傾向認為，「以色列家」是埃塞俄比亞某族的基督徒因實行聖經舊約的傳統規條，漸漸地強化了思維，而自認為猶太人。他們的理據包括：北部埃塞俄比亞語中有不少希伯來語和亞蘭語的借字(通假字)；在Tigray省的聖殿相信是猶太人在

²⁹ 例如：Gerard Lucotte及Pierre Smets (*Human Biology* 71 [December 1999]: 989-93) 曾為 38 名已遷居以色列而沒有任何親屬關係的「以色列家」族人，以及 104 名居住在阿的斯阿巴巴以北的埃塞俄比亞人進行基因檢驗；較早期類似的研究有：Avshalom Zoosmann-Disken, A. Ticher, I. Hakim, Z. Goldwitsch, A. Rubinstein, and Batsheva Bonn -Tamir, "Genetic Affinities of Ethiopian Jews," *Israel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s* 27:245 (1991).

³⁰ 並非像猶太教和基督教的傳統般，認為他們屬示巴女王的後裔，是由也門遷移至埃塞俄比亞的。

³¹ 例如：James Quirin, Steve Kaplan, Kay Shelemay 與 Harold Marcus 。

耶路撒冷和埃及（伊力芬丁島）聖殿的翻版；更有趣的是，埃塞俄比亞正教（當地的基督教）的傳統接近猶太教多於接近其他的基督教，例如：遵守猶太人的飲食規矩；守安息日（崇拜則在主日）等。

（三）小結

倘若我們將「瑪拿西的子孫」和「以色列家」作一比較，不難發現下面的共同點：

- (1) 他們都是帶有古代神祕文化色彩的民族；
- (2) 民族傳統或多或少與舊約以色列人的生活有點相似；
- (3) 都直接受到基督教的影響；
- (4) 外形與猶太人絕不相似，也不能通過 DNA 的測驗；
- (5) 能夠回歸以色列主要基於政治因素。

當然，二者亦有相異的地方：

(1) 埃塞俄比亞的猶太人自稱「猶太人」（他們既然相信自己是所羅門的後人，自然可以稱為猶太人）已有超過一千年的歷史，且早已為其他猶太人所接受；而「瑪拿西的子孫」稱為「失散的支派」只是這半個世紀的事情而已。

(2) 對埃塞俄比亞猶太人的研究由來已久，歷史學家、宗教領袖、人類學家都作了正反面深入的研究，他們中間甚至出了一些著名的閃族語文專家。然而，對於「瑪拿西的子孫」的來歷，至今仍未有學者作出正式的研究。八十年代，曾有非專業的人類學者就他們的宗教禮儀與舊約禮儀作比較，但他們的發現從未經正式的人類學者核證。

(3) 不過話說回來，以色列人對待回國的「以色列家」與「瑪拿西子孫」的態度亦明顯不同。以色列人向來歧視從非洲回來的同胞，不但把他們流放到南地曠野，有些更幾十年來都沒有發給他們身份證。近年

由於太多從非洲（主要是埃塞俄比亞）回來的猶太人，情況才略見改善。有不肯披露姓名的人告訴我，連非洲同胞捐出的血，他們都不敢要。至於「瑪拿西的子孫」，雖同樣被送到沙漠邊緣上的迦薩，但至少還可以和其他猶太人一起居住。可能以色列人對黃皮膚的「瑪拿西子孫」始終存有較大的親切感吧。

五、反對的聲音

這次以色列政府讓大批「瑪拿西子孫」改教，然後以猶太人身分回國的做法，亦引起國內外的批評。

首先是經濟上的問題。要由印度東北偏遠地區，把整個部族遷移到以色列需要龐大的經費，結果自是要抽調其他移民計劃的資源。其他協助猶太人回國的組織（例如：*Brit Am*）自然感到不滿和批評。

其次，大批從文化差異甚大的地區（簡單來說就是落後地區）回國的移民，也造成社會上一定的震盪。尋找「失散的支派」固然是一種浪漫的事業，但作為一種民族責任，就可能是太沈重了。不少以色列人開始質疑這種探險遊戲是否沒完沒了；因為世上到底還有多少「失散的支派」，可能還是未知之數。

根據以色列台拉維夫大學的散居博物館 (*Beth Hatefutsoth, The National Goldmann Museum of the Jewish Diaspora*) 列舉的資料，傳說的「失散支派」有下列各族：³²

- (1) 印度孟買的「以色列之子」(Bene Israel)
- (2) 印度東北的「瑪拿西子孫」(Bene Menashe)

³² 參：Simcha Shtull-Trauring, ed., *Beyond the Sambatyon: The Myth of the Ten Lost Tribes* (N.Y.: Maxima, 1996).

- (3) 埃塞俄比亞的「以色列家」(Beta Israel)
- (4) 紐約的「黑種猶太人」(Black Jews)
- (5) 「不列顛的以色列人」(British Israelites)
- (6) 布哈拉 (Bukhara) ——曾經是俄國中亞細亞地區烏茲別克的伊斯蘭文化中心
- (7) 高加索山區的山地猶太人
- (8) 四川的羌民
- (9) 突尼西亞的卓巴人 (Djerba)
- (10) 南非的尼巴人 (Lembas)
- (11) 日本人
- (12) 美國猶他州的摩門教徒
- (13) 阿富汗巴基斯坦喀什米爾共同邊界上的巴丹人 (Pathans)
- (14) 巴勒斯坦納布盧斯的撒瑪利亞人

當然，我們還可加上河南開封的猶太人。³³ 如果以上各族都要遷回以色列的話，以色列能接受得來嗎？

第三，許多人認為既然 DNA 的測驗證明「瑪拿西子孫」與猶太人沒有關係，他們便沒有理據按回歸法遷回以色列。

廉薩空博士 (Lian H. Sakhong) 曾引人類學家史密夫 (A. D. Smith) 的意見，認為要訂定一個民族的身分，應包含下面六點：

³³ 雖然有關開封猶太人的文獻裡沒有「猶太人」一詞，但因記載的資料充足而完整，學者都認為他們可能是從伊朗猶太人繁衍出來的分支。

- (1) 共同的姓氏
- (2) 共同宗系的神話
- (3) 共同的故鄉
- (4) 民族歷史即便不是以文獻形式存在，也應存於團體的記憶中
- (5) 獨特的文化
- (6) 團結的意識³⁴

對「瑪拿西子孫」來說，這六項標準無疑是十分模糊的。他們連內在的關係也說不清楚，更不用說與其他猶太人的關係了。³⁵ 他們除了信誓旦旦認為自己是瑪拿西的遺裔外，實在也拿不出甚麼充分的客觀證據來。

第四，大家應怎樣看待DNA的檢驗結果呢？其實大家心裡都很明白，DNA測驗的確可以為鑑定民族身分提供絕對的標準。雖然這方法在猶太人身上也不太管用（因為今天的猶太人是以宗教而非由血統來決定身分的，只有宗教文化的猶太人而沒有家族的猶太人，任何人只要改信猶太教就可以運用這身分申請回國定居）不過，DNA的分析至少可以證明他們的血管流著猶太人的血，還是他們的思想擁抱著猶太人的理想。他們要移民以色列的話，就得好好接受正常的猶太教入教訓練，而不應集體改教回國。³⁶

³⁴ 參：Anthony Smith,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6.

³⁵ 除「瑪拿西的子孫」(B'nei Manashe)外，米佐拉姆邦與曼尼普爾邦還有許多聲稱為瑪拿西支派後人的社團，例如：Beth Hashem Midrash, Ephraim Union, Chinlung Israel People's Convention, the Church of God Israel International 及 Beth Israel 等。

³⁶ 「瑪拿西的子孫」曾抗辯：因為他們這二千多年來寄居外地，所以連丁點兒的以色列血統都沒有了；只要他們願意接受改教手續，那為何不可以回歸故國呢？

第五，正如上文所言，他們如果不是因為血緣而被接回國，又有需要大規模辦理改教手續嗎？其他地區可以仿效進行同樣的簡易改教程序嗎？以色列這樣高姿態地迎接「瑪拿西子孫」回國，明顯摻雜了政治因素：以色列向來缺少勞動人口，加上連年與巴勒斯坦人衝突，勞工就更形缺乏。他們曾經企圖從泰國、中國、東歐輸入廉價勞工，但基於政治上的考慮，始終不敢訂為固定政策。第三世界出現的所謂「失散支派」，例如從埃塞俄比亞或印度回來的人，正好補充了這方面的需要。³⁷ 說來有趣，「瑪拿西子孫」回家理應定居北部才是，可是他們卻被調派到西南端的迦薩，原因自是不言而喻。想不到這批克苦耐勞的新移民，就在惡劣的環境下創造了農業經濟的奇蹟，不過這是另話了。³⁸

六、雙重改教

「雙重改教」無論在人類學或宗教歷史學上，也是一件不尋常和不正常的現象。清隆族在短短一百年間兩度集體改教：十九世紀末放棄原始宗教改信基督教；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部分族人又改信猶太教。民族學學者 Shalva Weil 認為，這是受一定的政治及社會因素影響：

(1) 落後山區的土著放棄傳統原始宗教改信基督教，是因為基督教是隨著新殖民主子——英國而來。他們期望新獨立的印度可為他們帶來更進步、更自治的生活。但事與願違，新的印度仍然貧窮落後，而同時誕生的以色列卻日見富強。他們改信猶太教正是自求改進的結果。

³⁶ 據粗略統計，世界上所謂「失散支派」的人數，合起來約有六千五百萬人；只要有部分願意回歸以色列，就可以扭轉以色列境內（包括巴勒斯坦）亞拉伯人口將超越猶太人的危機。

³⁷ Gush Katif農場主要出產瓜果，由於當地氣候炎熱，農作物的成熟期比以色列其他地區早了近一個月，故能搶先佔有市場。

(2) 擁抱過去與追求未來，是雙重改教的特性。百年前，他們能夠接受基督教，是因為聖經中以色列人漂流／流放的故事，引起了自身民族的歷史共鳴；另一方面，基督教也給了他們未來美好的千禧年盼望。不過，千禧年的盼望到底遙不可及，今日他們再次聽到故鄉的呼喚：清隆就是新以色列，橋梁就是「失散的支派」。

當然，宣教士傳給他們的千禧年觀，也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他說：

It may well be that the recent conversion to Judaism by Shinlung, who in the past converted to Christianity, is also connected to the existence of millenarianism in indigenous religions in the area. For the link of the Shinlung with contemporary Judaism is through a pervasive myth, common to both Judaism and Christianity, that the Ten Lost Tribes of Israel are still alive and exist in dispersion.

Although there is no documentary evidence linking the tribal peoples in north-east India with the myth of the Lost Israelites, it appears likely that, as with revivalism, the concept was introduced by the missionaries as part of their general millenarian leanings (Samra, 1991).³⁹ This was certainly the case in other countries, where fundamentalist Christian missionaries "discovered" Lost Tribes in far-flung places, in order to speed up the messianic era and bring on the Redemption.⁴⁰

³⁹ Mayer Samra, "The Tribe of Manasseh: 'Judaism' in the Hills of Manipur and Mizoran," *Man in India* 71: 183-202.

⁴⁰ 參：Shalva Weil, "Dual Conversion among the Shinlung of North-East India," *Study of Tribes & Tribals*, 1(1): 43-57. 電子版參：<<http://www.krepublishers.com/02-Journals/T%20&%20T/T%20&%20T-01-0-000-000-2003-Web/T%20&%20T-01-1-001-090-2003-Abst-PDF/T%20&%20T-01-1-043-057-2003-Weil/T%20&%20T-01-1-043-057-2003-Weil.pdf>>.

七、事件政治化

「瑪拿西的子孫」回歸故國，不但在以色列成為政黨角力的機會，同樣在印度米佐拉姆邦和曼尼普爾邦造成政治爭論：⁴¹

(1) 首先是印度百姓怎樣看待以色列拉比大批（共十人）空降東北偏遠地區，為當地「瑪拿西的子孫」辦理簡易改教手續。這雖不能說是印度容許「治外法權」，但讓以色列繞過正常移民程序，而把自己的子民大批移走，這做法實在值得商榷。

(2) 其次，當地教會對此亦不無微言。這兩邦的人民大部分自稱是「瑪拿西子孫」的基督徒。教會內，有人認為清隆族人改教無疑是傳教事業的倒退，但也有人支持這個運動。兩派代表甚至多次在電視公開辯論。

(3) 第三，教會最大的憂慮，主要是印度東北區域少數民族間的不和。印度立國半世紀來漸漸取得平衡和經濟成果，但新的宗教運動和移民潮只會帶來社會的震盪。

(4) 第四，米佐拉姆邦的少數民族向來極力爭取更大的自治權。1994年成立的 The Chinlung-Israeli People Convention (CIPC) 最終目的是要求米佐拉姆邦獨立。這次 CIPC 與 Shavei Israel 合作，先聯合各少數民族建立米佐拉姆人「散失支派」的獨特身分；跟著便要求移民以色列，或要求在本地獨立。

(5) 無論如何，目前在印度政府強烈要求下，以色列停止拉比在印度辦理改教手續，是十分恰當的決定。

⁴¹ 詳情參閱：Simon Says, "Mizoram: A State of Israel in South East Asia," *TravelBlog*, <<http://www.travelblog.org/Asia/India/blog-4257.html>> (accessed 15 February 2004).

八、結論

(1) 事情的開始，是百年前的宣教士對人類學認識不足所致。他們在偏遠落後地區，遇到一些帶有類似舊約以色列人生活色彩的民族，便主觀地認定他們是「散失的支派」。話說回來，為甚麼「散失的支派」總是在偏遠的地區被發現呢？猶太人豈不是無處不在嗎？

(2) 《聖經·舊約》是基督教經典的一部分，信徒往往不自覺地仿效以色列人的律法規條，這在教會歷史和中國教會史中屢見不鮮。(民國時代，國內很多信徒還奉行主日不舉炊呢！)慢慢地，他們把自己代入猶太民族中(特別是當有屬靈魅力領袖出現的時候)，也不是不可能的現象。

(3) 任何事情，一旦牽涉民族宗教情緒就變得不理性，加上政客為求達到本身的政治目的，不時從旁推波助瀾，有理也說不清了，「瑪拿西的子孫」一案就是最好的例子。其實，較理想的情況是先進行較客觀的科學鑑定，宗教、民族學的鑑定為輔，如此就可以減少許多不必要的爭端。